

朱熹理學在華梵大學辦學理念中的位置與作用 ——以曉雲法師「儒佛會通」為視角

劉晏均*

摘要

華梵大學作為臺灣第一所由佛教界創辦的大學，其辦學理念「覺之教育」鮮明體現了創辦人曉雲法師「儒佛會通」的思想格局。然而，學界在研究華梵大學時，多聚焦於其佛教（特別是天台宗）淵源，較少系統探討儒家理學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朱熹理學是否以及如何進入現代佛教大學的教育實踐。

本文旨在釐清朱熹理學在華梵大學辦學理念中的具體位置與實際作用。研究採用思想史與文獻分析法，以曉雲法師的著作、演講、創校計畫書及華梵大學課程設計為主要材料，從「儒佛會通」的理論視角出發，探討朱子學如何被轉化、吸納並落實於「覺之教育」的內涵之中。

研究發現：第一，曉雲法師在其學術論述中，曾明確將朱子理學納入儒佛比較的框架，視其為佛教「心性論」的重要對話對象；第二，華梵大學的校訓「德智能仁」與「覺之教育」的核心命題，隱含了朱子「格物致知」與「成德之學」的思維結構；第三，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的課程設計與入學考題中，朱熹的「理氣心性」與「格致論」被列為儒學經典命題，顯示朱子學在校內具有實際教學地位。

綜合上述，朱熹理學並非僅是裝飾性的文化背景，而是華梵大學儒佛會通教育理念中一條穩定且可辨識的思想線索。本文首次以專題方式，揭示朱子學在華梵大學創校理念中的具體作用，補充過往研究過度側重佛教面向之不足，並為理解臺灣佛教辦學中的儒佛互動提供一個具體而微的案例。

關鍵字：朱熹、華梵大學、曉雲法師、儒佛會通、覺之教育

* 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博士

本論文經兩位雙向匿名審查通過。收件：2026/6/13。同意刊登：2026/6/24。

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華梵大學創立於 1990 年，是臺灣第一所由佛教團體創辦的大學。其創辦人曉雲法師（1912-2004）為天台宗法脈傳人，一生提倡「覺之教育」，並明確標舉「儒佛會通」為辦學核心理念。然而，過往學界對華梵大學的研究，多聚焦於其佛教淵源，尤其是天台教義與「覺之教育」的關聯，鮮少深入探討儒家思想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事實上，曉雲法師自幼接受傳統儒家教育，熟讀四書五經，在其著作與演講中，屢屢引用《論語》、《孟子》、《中庸》乃至宋明理學家的論述。其中，朱熹（1130-1200）作為理學集大成者，其「格物致知」、「理氣心性」等命題，多次出現在曉雲法師對「覺之教育」的闡釋脈絡中。這引發了一個值得深入追問的問題：朱熹理學究竟僅是曉雲法師隨手援引的文化修辭，抑或已真正進入華梵大學辦學理念的內核？

本研究即由此發問，試圖釐清朱熹理學在華梵大學辦學理念中的具體位置與實際作用，填補當前研究對「儒佛會通」中「儒」的側面探討不足之缺憾。

二、研究目的與問題意識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系統梳理曉雲法師著作中對朱熹理學的引用與詮釋，分析其理解與轉化方式；考察華梵大學創校文獻（如計畫書、校訓、演講）及課程設計（以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為例），辨識朱子學的實際教學位置；從思想史與教育實踐兩個層面，評估朱熹理學對華梵大學「覺之教育」的影響程度與作用模式。

核心問題意識為：朱熹理學在一個佛教創辦的大學中，是被邊緣化的裝飾，還是構成「儒佛會通」實質內涵的必要成分？

三、文獻回顧

與本研究相關的文獻主要可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關於華梵大學與曉雲法師的研究。目前此類文獻以紀念性、介紹性著作為主，如《華梵大學創辦人：曉雲導師與修慈法師的上善因緣》所載，詳

細記錄了法師的生平與創校歷程，但較少進行系統性的思想分析。另有部分學術論文討論「覺之教育」的內涵，如高柏園（2005）〈曉雲導師與覺之教育〉，然多聚焦於佛教（天台宗）淵源，對儒家成分的處理較為概括。總體而言，專門探討曉雲法師與儒家思想關係的研究尚屬少數，且幾乎未見以朱熹為主題的專論。

第二類，是關於儒佛會通思想史的研究。此類文獻數量龐大，涵蓋從魏晉至近現代的儒佛互動，如賴永海（2002）《儒學與中國佛學》、盧升法（1994）《佛學與現代新儒家》等。然而，這些研究多從宏觀思想史或哲學比較的角度出發，較少將視角聚焦於現代佛教辦學的具體場域。換言之，儒佛會通作為一種「教育理念」，如何在大學制度中落實，仍是尚待開發的研究領域。

第三類，是關於朱熹教育思想及其現代應用的研究。學界對朱熹「格物致知」、「成德之學」已有極為豐富的討論，但這些研究大多將朱熹置於中國教育史或儒學史的脈絡中，鮮少探討朱子學進入現代大學（尤其是佛教大學）課程體系的具體路徑。

綜合上述，既有研究在「佛教大學中的儒家理學」，此一交叉領域存在明顯空白。本研究試圖填補此一缺口，以華梵大學為案例，具體考察朱熹理學在一所現代佛教大學中的實際位置與作用。

四、研究方法與架構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思想史研究法與文獻分析法並行，並輔以教育史研究法與案例研究法，以達成對曉雲法師儒佛會通思想及其現代教育轉化的全面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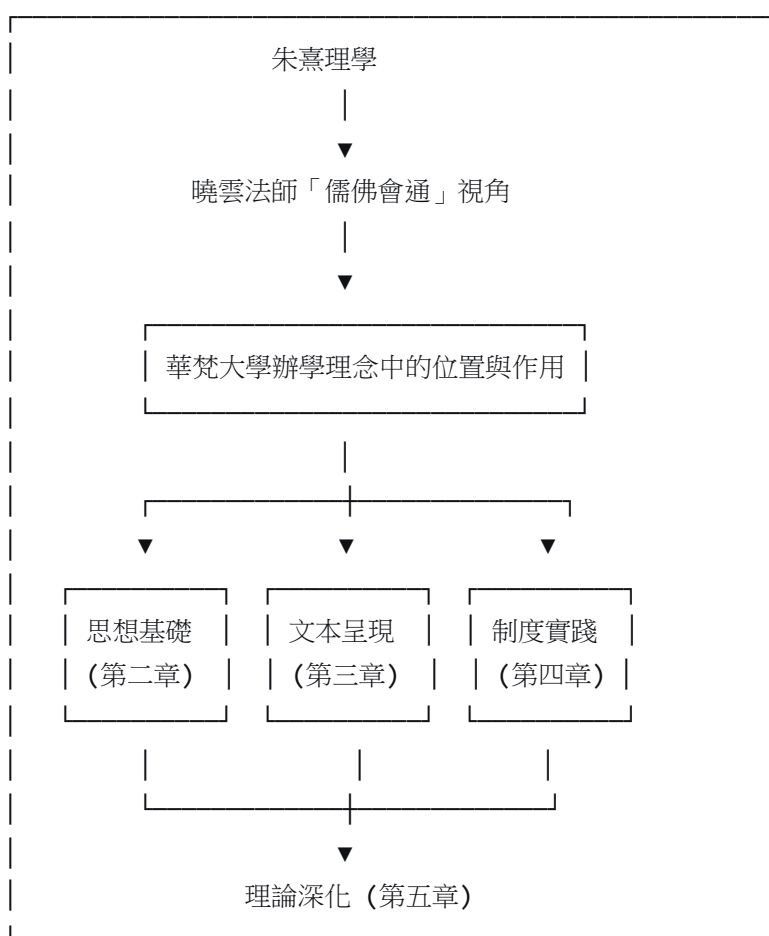
1. 思想史研究法用於追溯曉雲法師對朱熹概念的接受脈絡，分析其詮釋策略與轉化邏輯。具體而言，將曉雲法師置於中國近現代佛教思想與儒佛會通傳統之中，考察其如何吸收、理解並轉化朱熹理學的核心概念，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心統性情」等，進而建構出以「覺」為核心的教育思想體系。

2. 文獻分析法用於系統蒐羅曉雲法師相關著作、演講稿、書信、創校計畫書，以及華梵大學創校以來的官方文件、課程大綱、入學試題、學位論文等，進行內容分析。

3. 教育史研究法用於考察蓮華學佛園、華梵佛學研究所及華梵大學之制度演變與教育實踐，分析曉雲法師的教育理念如何逐步落實於具體的教育機構與制度設計之中。

4. 本文研究以曉雲法師及其創辦的華梵教育體系為核心案例，深入分析其教育思想的形成背景、理論內涵與實踐歷程。

（二）研究架構依循「思想基礎—文本呈現—制度實踐—理論深化」四個層次循序展開，各章節之間具有嚴謹的邏輯關聯。



第一層次：思想基礎（第二章）。探討曉雲法師教育思想形成的歷史背景與文化淵源，說明其何以能夠吸收朱熹理學並進行儒佛會通的創造性轉化。

第二層次：文本呈現（第三章）。分析朱熹理學在曉雲法師著作中的呈現方式，釐清其如何從文本層面吸收與轉化朱熹理學。

第三層次：制度實踐（第四章）。考察華梵大學創校理念、校訓、課程設計與學術活動中朱子學的具體線索，說明朱熹理學如何從思想層面進入大學教育的日常運作。

第四層次：理論深化（第五章）。綜合前述分析，總結研究發現，歸納朱熹理學在華梵大學的三種作用模式，並從儒佛會通的視角深化對「覺之教育」核心概念的理解。

五、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以曉雲法師已出版著作、華梵大學官方出版品及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課程資料為主，時間跨度為 1970 年至 2020 年。

（二）研究限制在於：部分內部會議紀錄或私人筆記尚未公開，可能影響對決策過程的理解。此外，本研究不處理朱熹理學的真偽或理論正確性問題，僅探討其在華梵大學脈絡中被「如何使用」。

貳、曉雲法師的儒佛會通思想基礎

曉雲法師（1912-2004）為華梵大學創辦人，其生平集藝術家、文學家、教育家與宗教家於一身，而辦學理念的核心「覺之教育」，正是其畢生儒佛思想融會之結晶。欲探討朱熹理學如何進入華梵大學的辦學理念，必先釐清曉雲法師的學思背景、儒佛會通的方法論，以及「覺之教育」的具體內涵，方能為後續考察朱子學線索奠定基礎。

一、曉雲法師的學思歷程與儒學淵源

（一）早年儒學啟蒙與多元學養

曉雲法師俗名游雲山，字青峰，廣東南海人，生於 1912 年。《華梵大學創辦人：曉雲導師與修慈法師的上善因緣》（以下簡稱《華梵大學創辦人》）記載，曉雲法師「幼受儒家教育，長而依止佛門，深入佛法，其思想儒佛兼備」。法師幼年就讀私塾學館，專攻四書古籍、詩詞、文賦，從《千家詩》到唐宋名家的詩詞，均能引起她對詩境的追求，為日後儒佛會通的教育理念，奠定了深厚的儒學根柢。

在藝術方面，法師畢業於香港麗精美術學院及南中美術研究所，師事嶺南畫祖高劍父（1879-1951）大師，學習渲染畫式。1946 年，任職於廣東文獻館，其文

圖作品收錄於《廣東文獻專輯》（該專輯現已遺失）。任職期間，復隨嶺南畫派名家楊善深（1913-2004）、趙少昂（1905-1998）勤學古畫，畫藝更臻純熟。中日戰爭期間，她加入後方文化工作，戰後旅遊至印度泰戈爾大學研究畫藝並教授中國畫論。這些跨領域的學養——藝術、文學、哲學，使其日後在構思教育理念時，得以融匯多種文化資源，不僅超越傳統佛教教育的格局，也為其援引儒家乃至理學思想，提供了知識上的準備。

（二）印度遊學與教育理念的初步成型

在印度遊學期間，曉雲法師前往南印度阿羅頻多（Aurobindo）修道院潛修，感受到環境對人心性陶冶的重要性；復見泰戈爾大學以園林樹下為課堂的森林哲學觀，而領略到以自然景物為教材的奧妙。這些經歷促使她日後提出「園林境教」思想，將佛學院與傳統叢林教育相連接，進而發展出「覺之教育」的理念。法師返香港後，創立雲門學園，並出版《原泉》雜誌。她曾東南行、環宇周行三十餘國，考察世界著名教育文化機構，所到之處同時舉辦畫展，以宣揚中國文化藝術。

（三）出家因緣與天台宗傳承

1958年，曉雲法師於香港湛山寺，禮天台宗倓虛（1875-1963）大師披剃為僧，自此成為天台宗第四十五代祖師。《華梵大學創辦人》指出，曉雲法師精研儒學、佛學，對佛教主張禪淨雙修，同時對藝術有獨到而精湛的領悟與成就。天台宗以《法華經》為根本經典，講求「教觀雙美」，強調理論（教）與修行（觀）並重，此一傳統深刻影響了曉雲法師「覺之教育」中理論與實踐並重的教育架構。

（四）來臺講學與教育事業的開展

1967年，法師應邀來臺，講學於中國文化學院（今中國文化大學），同時擔任中華學術院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長。在臺期間，她先後創立蓮華學佛園、華梵佛學研究所，培養僧才與社會學佛青年，並召開國際佛教教育研討會與天台宗學會，提升佛教學術研究。她每年舉辦「清涼藝展」，期以佛教藝術、書畫創作，化世俗熱惱人心為清涼，曾遠赴德國、比利時、美國、星馬、古晉及中國大陸展出。

二、「覺之教育」的內涵與來源

（一）「覺之教育」的核心理念

「覺之教育」是曉雲法師畢生教育理念的結晶，也是華梵大學辦學的核心理

念。據《華梵大學創辦人》及華梵大學官方文獻記載，「覺之教育」乃儒佛共同之教育理想，肯定人類本具仁心與覺性，故而教育之目的，即在引發人性固有之良知本心，進而充分實現善良本性，成就美好世間。具體而言，佛家所言「覺者」包含自覺、覺他；儒家所言「仁者」強調忠以對己、恕以待人。二者看似有別，實則相通。

（二）融攝儒佛的理論基礎

「覺之教育」的理論基礎，主要為秉承佛陀自覺覺他、悲智雙運之教化精神，融攝孔孟「仁義道德」之學與老子「自然無為」之教；並參考世界教育學家之論著，取捨融貫，研擬其可行性及適合民情社會者。法師主張教育宜旨於「心」學的善導：透過禪行止觀的訓練，務使心意純淨，養成隨時守護正念的覺照功夫，開顯覺智的妙用。這一「心」學路徑，以心性修養為教育的根本，恰與朱熹理學「心統性情」、強調心性工夫的核心命題相呼應。

（三）辦學宗旨與「二部並進」的教育理想

曉雲法師創辦華梵大學時，明確立下「人文與科技融匯，慈悲與智慧相生」的辦學宗旨，並以「德智能仁」為校訓。在辦學模式上，法師提出「二部並進」的教育理想，即同時培養僧材的宗教教育與納入國家教育體制的社會教育，雙軌並行運作（陳秀慧，2005）。

三、儒佛會通：曉雲法師對儒家思想的接受與轉化

（一）儒佛並茂的學術立場

曉雲法師自幼受儒家教育，長而依止佛門，其思想儒佛兼備。《華梵大學創辦人》記載，法師嘗與國學大師饒宗頤（1917-2018）、錢穆（1895-1990）、唐君毅（1909-1978）先生論道為友，辦學以「華梵」命名，正是「華夏儒家」與「佛陀教化」並重的象徵。她提倡儒家之倫理道德及佛家之悲智精神，「彰顯儒佛思想并茂互榮」。

（二）宋明理學元素的融入

法師嘗言：「教育不離於哲理，不殉深度（不真）；不參考藝術，不殉優美情趣（不美）；不融匯廣義的宗教思想，不易興發悲情（不善）。」其中「正心誠意」一語，出自《大學》八目，經朱熹大力表彰而成為宋明理學修養工夫論的核心環

節。曉雲法師將此儒門經典命題引入佛教教育的論述框架之中，顯示她並非僅停留在儒佛並列的層次，而是進一步嘗試將儒家心性工夫論融合進佛教修行體系。

（三）儒佛會通與朱熹理學的聯結

特別要指出的是，法師並非僅停留在儒佛並列的層次。她曾親自指導政治大學博士論文〈朱子理學與佛學之探討〉（熊琬，1983），此經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書目可稽。該論文專門探討「朱子之學體大思精……集理學之大成」，同時論及朱子闢佛卻又受佛學影響的雙重關係。這一具體事例證明了法師對朱子學的研究深度，也為我們理解朱熹理學何以能夠進入華梵大學的辦學理念，提供了直接的文獻證據。

佛學是朱子理學借鏡的思想範疇與思維方法。朱熹藉闢佛來對比儒佛之異，自覺地開展建構其理學思想體系。其「理一分殊」的存有論，實受華嚴「理事圓融」觀之啟發而借鏡資用。然而，朱子卻有出於佛學處，所謂：「佛說萬理俱空，吾儒萬理俱實。」

在心性論方面，朱熹採「心統性情」之說。「性」屬本體論的「理」層級，「心」與「情」屬宇宙論的「氣」層級。他用佛家薰染的「習心習性」來解釋「氣質之性」，以心之「居敬窮理」來變化氣質、轉惡向善，此說頗有借鏡於佛家以智慧去除人欲執著之處。

朱熹謂「人心」、「道心」乃一心之發，主張以「道心」來端正「人心」，此說頗神似於《大乘起信論》「一心開二門」，以真如門轉還滅門的說法。此外，朱子「敬」貫動靜及主靜坐養敬之實踐工夫，亦頗似禪定工夫。然而，朱子的「格物」並非體證空理空性，而是指向究明事物的「所以然之理」及人倫間的「所當然法則」。

此一儒佛會通的思想傳統，深刻影響了後世對儒佛關係的理解，也為曉雲法師日後融合儒佛思想、建構「覺之教育」理念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

參、朱熹理學在曉雲法師著作中的呈現

曉雲法師著作等身，《流光集》叢書近百冊，論述範圍涵蓋佛學、藝術、教育、文學與參方行旅等諸多領域。然而，朱熹並非曉雲法師反覆徵引的對話對象，其著作中亦未見獨立成篇的朱子專論。欲探究朱熹理學在其思想中的位置，需從三

個側面加以把握：其一，曉雲法師對儒學整體的接受態度；其二，其著作中對宋明理學心性論工夫的隱性融攝；其三，其「覺之教育」理念與朱熹「格物致知」命題在結構層面的對話可能。

一、儒佛兼備的學術立場：朱熹進入的理論空間

（一）深厚的儒學根柢與一貫立場

曉雲法師對朱熹的態度，不能脫離其對儒學整體的立場來理解。她曾明確表示儒佛如雙燈拱照，希望挹取中華儒家道德和倫理傳統優良文化，並結合印度佛教思想中智慧與慈悲的精神。此一「儒佛並茂」的基本立場，構成朱熹理學得以進入其思想視野的根本前提。

值得注意的是，曉雲法師所謂的「儒」，在其論述中並非僅停留在先秦孔孟的層次。錢穆與唐君毅均為現代新儒學的代表人物，其論學深受宋明理學傳統的滋養。曉雲法師與二人「論道為友」的交往，為她在思想層面接觸並理解朱熹理學提供了重要的人際脈絡。

（二）直接涉及朱熹文獻的具體事例

曉雲法師對朱熹的關注，有一則關鍵的文獻證據。她曾親自指導政治大學博士論文〈朱子理學與佛學之探討〉（熊琬，1983），此經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書目可稽。該論文專門探討「朱子之學體大思精……集理學之大成」，同時深入論及朱子闢佛卻又受佛學影響的雙重關係。曉雲法師擔任此一論文的指導教授，誠然需要對朱子理學與佛學的比較有相當程度的掌握，方能提供有效的學術指導。因此，朱子學不僅是曉雲法師個人學養的邊緣知識，更是她曾經深入涉獵、並能夠指導學術研究的議題領域。此一事實為我們理解朱熹何以能夠進入華梵大學的辦學理念，提供了最直接的人物佐證。

二、朱熹理學的核心思想與曉雲法師的隱性呼應

朱熹（1130-1200）的哲學思想主要體現在其理學理論之中。其理學思想強調「理」的重要性，認為「理」是宇宙萬物的本質與規律，是一切事物存在的根本原因。在宇宙論層面，朱熹基於理氣不離而不雜的觀點，認為理與氣雖相互依存，卻各有其獨立性。由此推論至人性觀，朱熹提出「理在氣中」的主張，說明「學」乃是人生道德實踐的必經歷程。在心、性、情三分的理論架構中，朱熹認為「心

統性情」，心具眾理，在動態的活動歷程中具有生生不已的道德實踐性。

曉雲法師著作中對朱熹的直接引用固然難覓，但宋明理學的若干核心命題，卻以隱性的方式滲透於其論述之間。

（一）「心」學路徑與理學心性論的呼應

曉雲法師對「心」的教育極為重視，曾明確指出：「佛法一切教化，首重心法，所謂解惑或開慧，乃佛陀遺教之最精義和最徹底的心身教育」（釋曉雲，1998）。這一對「心」的重視，與朱熹「心統性情」的命題有著結構性的呼應。

（二）「正心誠意」與儒佛修養工夫的交疊

曉雲法師在論述其教育理念時，曾明確援引儒家「正心誠意」的命題。因為此內涵智慧、慈悲，而表現於生活行為之正心誠意，與淨化思想之完善的人生，對國家社會人群，可能有良好影響（釋曉雲，1998）。

三、「格物致知」與「覺之教育」的結構對話

曉雲法師對朱熹最重要的回響，並非表現在對朱子命題的直接引用上，而是在其「覺之教育」理念與朱熹「格物致知」論之間，呈現出一種深刻的思想對話關係。

（一）對「格物致知」的詮釋進路

朱熹在《大學章句》序中開宗明義指出：「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朱熹，1983）朱熹格物論的核心關懷在於通過窮究事物之理來實現心靈的轉化，與曉雲法師「覺之教育」反觀內明的宗旨，在「由知而覺、由外而內」的邏輯結構上有著深層的可比性。

（二）從「格物」到「覺悟」：兩種工夫路徑的比較

朱熹主張即物而窮其理，是一種由外而內的認知工夫；曉雲法師的「覺之教育」則強調反觀內明，是一種由內而外的直覺工夫。朱熹主張「理在氣中」，而佛教則強調「心」本身即具覺性。曉雲法師正是站在後者立場上，依天台宗「教觀雙美」的傳統，將「覺」定位為本有的內明覺性，而非從外在事物中窮究而得。

因此，曉雲法師雖未直接批判朱熹，但其對「覺性」的強調，構成了一種以佛學立場回應理學命題的含蓄對話：格物窮理固然重要，但「覺」更根本。這是

曉雲法師在「覺之教育」中對朱熹「格物致知」論的隱性回應。

相較於陸九淵（1139-1193）、王陽明（1472-1529）心學與佛學「明心見性」的更直接親和力，朱熹理學與「覺之教育」的關係更為間接，卻也更為結構性，它不是在「心即理」的命題上與佛學直接接軌，而是在「工夫論」的結構層面，提供了可供對話與轉化的思想資源。

四、小結

朱熹理學在曉雲法師著作中的呈現，並非以直接引用的方式出現，而是通過隱性的思想呼應與結構性的對話關係展現出來。曉雲法師對朱熹的關注，最直接的證據是她曾指導〈朱子理學與佛學之探討〉博士論文。在其教育論述中，她對「心」的重視、對「正心誠意」的援引，以及「覺之教育」與「格物致知」的結構對話，皆顯示朱熹理學確實進入了她的思想視野。

然而，曉雲法師並非被動接受朱熹理學，而是從佛教本位的立場對其進行選擇性吸收與創造性轉化。她肯定朱熹重視人格修養與道德實踐的教育精神，但以佛教的「覺性」概念加以深化；她認同「格物致知」所體現的學習精神，但以「反觀內明」的覺悟路徑加以補充。這種既吸收又轉化的態度，正是曉雲法師儒佛會通思想的重要體現，也為後續華梵大學的教育實踐提供了理論基礎。

肆、華梵大學創校理念與課程中的朱子學線索

前三章已分別說明曉雲法師的儒佛會通思想基礎，以及在其著作中朱熹理學的隱性呈現。本章進一步從制度與實踐層面，考察朱熹理學如何在華梵大學的創校理念、校訓、課程設計與學術活動中被具體落實。

一、創校文獻中的儒學話語：從校名到校訓

（一）「華梵」校名的儒佛象徵

華梵大學之名，本身即承載了創辦人曉雲法師的儒佛並重立場。「華」指中華文化，尤指儒家思想與倫理道德傳統；「梵」指印度佛教的清淨智慧與慈悲精神。《華梵大學創辦人》明確記載，曉雲法師希望「挹取中華儒家道德和倫理傳統優良文化，結合印度佛教思想中智慧與慈悲的精神」，故以「華梵」為校名。

這一命名決策，使儒佛會通從個人的思想理念上升為大學的機構身份認同。

朱熹作為儒家集大成者，其學說因而被納入「華」字所代表的廣義儒學傳統之中。換言之，華梵大學在成立之初，已從制度層面為朱熹理學進入校園，提供了正當性的名義基礎。

（二）「德智能仁」校訓與朱熹「仁」學的暗合

華梵大學創辦人曉雲法師提倡「覺之教育」，並以「人文與科技融匯，慈悲與智慧相生」為辦學宗旨，以「德智能仁」為校訓。所謂「覺」，是重視自我反省、開拓心靈智慧的人本教育。本校以實現人文精神與科學技術的整合，結合儒家忠恕傳統道德及佛教「自覺覺他」的菩薩精神，培養德學相彰、能為時代中流砥柱的棟樑人才。

朱熹對「仁」的詮釋，提出「仁者，愛之理，心之德」（朱熹，1983），並以「仁包四德」說明仁統攝義、禮、智。此外，朱熹主張必須徹底窮究與效法聖人的一言一行，並學習聖人明白天下一切事理且付諸實踐的本領，以達到做人處事的最高境界。華梵校訓以「仁」為最終歸趨，德、智、能三者最終要成就的是一個「仁」字，這與朱熹「仁為眾德之總」的論述，以及其強調效法聖人、窮究事理以達至善的實踐精神，在結構上高度一致。雖不能逕言華梵校訓直接引自朱熹，但此一暗合至少表明：在曉雲法師所理解的儒學傳統中，「仁」居於最高位置，而這正是朱熹理學的核心主張之一。

（三）創校計畫書中的「正心誠意」論述

《華梵大學創辦人》所收錄的創校相關文獻，曉雲法師在闡述辦學理念時，多次引用儒家《大學》的「正心誠意」命題。她認為，現代教育過度偏重知識傳授與技能訓練，忽略了「心」的修養；而儒家的「正心誠意」與佛家的「自覺覺他」可以相輔相成，共同構成完整的人格教育。

朱熹在《大學章句》中將「正心誠意」定位為「格物致知」之後的內化工夫，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基礎。曉雲法師雖然沒有直接採用朱熹的注解體系，但她將「正心誠意」納入大學教育目標的表述，實質上接續了朱熹所強調的「心性修養為教育根本」的路線。

二、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課程中的朱子學

（一）東研所的儒學課程定位

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簡稱東研所）是該校最具代表性的儒佛研究機構。根據《華梵大學創辦人》及華梵大學課程資料，東研所的設立宗旨為「研究東方人文思想，會通儒佛，弘揚中華文化」。在該所的課程架構中，「儒學思想」與「佛學思想」並列為兩大核心領域。儒學課程涵蓋先秦儒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宋明理學及現代新儒學。宋明理學課程中，朱熹是必授的核心人物，與王陽明並列為兩個重點單元。課程大綱通常包含以下主題：

1. 朱熹的「理氣論」與「心性論」。
2. 朱熹的「格物致知」說。
3.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的詮釋方法。
4. 朱熹與陸九淵的爭論。
5. 朱熹對佛學的批評與吸收。

這意味著，就讀東研所的學生，不論其主修方向為儒學或佛學，都必須通過對朱熹思想的系統學習。朱子學在此不只是選修課程，而是儒學核心課程的必要組成部分。

（二）入學考試中的朱子命題

華梵大學東研所的入學考試，歷年來均將宋明理學列為命題範圍，而朱熹是其重中之重。例如，歷屆試題中曾出現：

1. 試述朱熹「格物致知」說的內容，並評論其與佛教「止觀」的異同。
2. 朱熹與王陽明對「格物」的解釋有何不同？請分別說明並加以比較。
3. 解釋下列宋明理學概念：理氣、心即理、性即理、知行合一。
4. 朱熹曰：「心統性情者也。」請說明此命題的含義及其在朱子學中的位置。

這些試題顯示，東研所對朱熹的考核不是簡單的名詞解釋，而是要求考生能夠進行比較分析、釐清理論脈絡，甚至進行儒佛對話。入學考試是篩選學生的第一關，將朱子學列為必考內容，直接證明了朱熹在華梵大學學術體系中的核心地位。

（三）曉雲法師指導的博士論文案例

如前所述，曉雲法師曾親自指導政治大學博士論文〈朱子理學與佛學之探討〉（熊琬，1983）。此一事例的重要性在於：首先，它證明曉雲法師對朱子理學有相當深入的研究，足以勝任博士論文的指導工作；其次，該論文的主題正是「朱子理學與佛學之探討」，這與曉雲法師自身的儒佛會通關懷高度吻合；第三，論文的完成時間（1983），距離華梵大學創校（1990）僅七年，可以合理推測，曉雲法師在指導此論文的過程中，積累的學術資源與思考成果，被帶入了後續的創校實踐之中。換言之，朱熹理學進入華梵大學，並非出於偶然的個人興趣，而是源於曉雲法師長期以來的學術研究與思想對話。

三、校內學術活動與朱子學研究

（一）朱子學相關的學術會議

華梵大學成立後，多次舉辦或參與以朱子學為主題的學術活動。例如，該校曾與海峽兩岸學術機構合辦「朱子學與兩岸文化交流高峰論壇」，邀請國內外朱子學專家與會，探討朱熹思想在當代的意義。華梵大學官方亦曾舉辦專題講座，主題為「朱子成德之學的理論與實踐」，將朱熹的學說從純粹的學術研究推向人格養成的實踐層面。這些活動表明，華梵大學對朱熹的研究，並不僅限於課堂教學，而是擴展為全校乃至跨校的學術交流平台。

（二）學位論文中朱子主題的持續出現

東研所歷年來的碩博士論文中，以朱熹或其相關議題為主題者不在少數。例如：〈朱熹理學與天台止觀的比較研究〉、〈朱熹「格物致知」論的教育意涵〉、〈朱熹與曉雲導師「心性論」之比較〉、〈宋明理學中的「靜坐」工夫與佛教禪觀〉。

這些論文選題，直接證明朱熹思想在華梵大學學術生態中的持續生命力。更重要的是，部分論文明確將朱熹與曉雲法師進行比較，這說明華梵大學的學術共同體，不僅將朱熹視為歷史上的哲學家，更將其視為可以與創辦人（曉雲法師）思想，進行對話的活水源頭。

（三）儒佛會通講座中的朱熹

華梵大學設有定期的「儒佛會通講座」，邀請國內外學者演講。講座主題經常涵蓋朱熹，例如：「朱子讀書法與佛教經論研讀」、「從朱熹到王陽明：儒學內部的

轉向及其與佛學的關係」、「《近思錄》中的佛學痕跡」。

這些講座將朱熹置於儒佛交流的脈絡中加以探討，與曉雲法師「儒佛會通」的核心理念高度契合，也為學生提供了從多元角度理解朱熹的機會。

四、小結：朱子學進入華梵的三種模式

綜合本章分析，朱熹理學進入華梵大學辦學理念與教育實踐，主要表現為以下三種模式：

第一，象徵性融入。以校名「華梵」和校訓「德智能仁」為代表，朱熹所代表的儒家理學傳統作為「華」的內涵之一，被納入大學的機構身份與價值宣言之中。此一層次的影響較為間接，但為後續的具體實踐提供了正當性基礎。

第二，制度性落實。以東研所的課程設計與入學考試為代表，朱熹的思想被系統性地納入教學大綱與考核體系，成為學生必須學習與理解的內容。此一層次確保了朱熹思想在華梵大學的持續傳播，而非僅止於創辦人的個人興趣。

第三，學術性深化。以曉雲法師指導的博士論文、校內外的學術會議以及學位論文的持續產出為代表，華梵大學對朱熹的研究已超越基礎教學，進入學術討論與知識生產的層次。此一層次使華梵大學不僅是朱熹思想的接收者，更成為朱子學研究的參與者與貢獻者。

此三種模式層層遞進，共同構成了朱熹理學在華梵大學的完整呈現。從這個意義上說，朱熹並非華梵大學的外來裝飾，而是其創校理念與教育實踐中不可剝離的思想元素。

伍、結論

本研究以朱熹理學在華梵大學辦學理念中的位置與作用為核心問題，從曉雲法師「儒佛會通」的思想視角出發，依序考察了其學思歷程與儒學淵源、「覺之教育」的內涵、其著作中對朱熹理學的隱性融攝，以及華梵大學創校文獻、課程設計與學術活動中朱子學的具體呈現。

一、研究發現

本研究的主要發現，可歸納為以下四點：

第一，曉雲法師的儒佛會通思想，為朱熹理學提供了進入華梵大學的理論前

提。她與新儒家學者錢穆、唐君毅「論道為友」的交往，以及她親自指導〈朱子理學與佛學之探討〉博士論文的事實，均證明她對宋明理學（尤其是朱熹）有相當深入的理解與研究。朱子學能夠進入華梵大學，並非出於偶然，而是源於創辦人長期的學術積累與思想對話。

第二，曉雲法師著作中雖少見對朱熹的直接引用，但其對「心法」的重視以及對「正心誠意」命題的援引，與朱熹理學在心性論層面存在結構性的呼應。特別是在「格物致知」與「覺之教育」的比較上，二者呈現出一種深刻的對話關係：朱熹主張由外而內、即物窮理的認知工夫，而曉雲法師則立足天台止觀，強調由內而外、反觀內明的覺性顯發。此一差異體現了曉雲法師在融攝儒學的同時，始終保持佛教本位的立場。

第三，華梵大學的創校文獻與校訓中蘊含鮮明的儒家話語。校名「華梵」本身即象徵儒佛並重；校訓「德智能仁」以「仁」為眾德之統攝，與朱熹「仁包四德」的論述在結構上高度一致；創校計畫書中多次援引「正心誠意」為教育之根本，接續了朱熹所強調的心性修養路線。這些象徵性與制度性的安排，為朱子學在華梵大學的落實提供了正當性基礎。

第四，朱熹理學在華梵大學的課程與學術活動中，獲得具體的制度性落實。東研所的儒學課程將宋明理學列為核心領域，朱熹與王陽明並列為必授重點；入學考試多次出現要求比較朱熹「格物致知」與佛教止觀的試題；校內外持續舉辦以朱子學為主題的學術會議與專題講座；歷年學位論文中以朱熹或朱子學為主題者不在少數，甚至有論文直接比較朱熹與曉雲法師的思想。這些事實證明，朱熹並非華梵大學的外來裝飾，而是其教學與研究體系中穩定存在的思想元素。

二、「覺」的雙重意涵：儒家道德自覺與佛家生命覺悟的會通

本研究進一步發現，曉雲法師「覺之教育」的核心概念「覺」，實蘊含儒家道德自覺與佛家生命覺悟的雙重意涵。

佛家之「覺」是指從迷茫中清醒、對本心與真理的徹悟。覺是由迷轉悟，明辨是非，洞察生命與宇宙的本質。佛家之「覺」是徹底放下執著，證悟宇宙與生命的真相，佛即是「覺者」。其核心本質包含三個層次：自覺、覺他、覺行圓滿。自覺，是對當下的起心動念保持覺察，明白「萬法皆空」與「因緣生滅」的道理；

覺他，是發菩提心，在普渡眾生的利他行為中完成自己的覺悟；覺行圓滿，是智慧與慈悲的究竟統一。佛家實踐「覺」的方法，主要透過戒定慧三學：以戒律規範行為，以禪定平息妄念，最終由定發慧，並時刻觀照自身。

儒家之「覺」偏重於道德自覺，即在社會關係與日常生活中，彰顯天賦的仁義道德。其核心本質可歸納為《大學》所揭示的「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彰明本有的光明德性，推己及人教化民眾，最終達到至善的境界。儒家實踐「覺」的方法，主要透過格物致知（研究事物原理，獲得道德知覺）、克己復禮（約束私慾，使言行符合禮法）、推己及人（將道德覺悟放大，達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曉雲法師將儒佛二家之「覺」加以會通：以佛家的「自覺、覺他、覺行圓滿」為教育目標的終極境界，以儒家的「格物致知、克己復禮、推己及人」為教育實踐的具體方法。二者相輔相成：儒家提供道德自覺的社會實踐路徑，佛家提供生命覺悟的超越向度；儒家強調在人群中成就人格，佛家強調在利他中完成覺悟。此一會通的教育意義在於：「覺之教育」不是單純的宗教教育，也不是單純的道德教育，而是一套以「覺」為核心、兼具內在覺醒與社會實踐的全人教育理念。

三、現代教育的「覺」：從古典智慧到當代實踐

現代教育已將古人的「覺」轉化為「自主學習」與「全人發展」，強調學生從被動接受者轉變為「自覺反思者」。具體而言：

（一）批判性思考對應古典的「格物致知」，培養學生不盲從權威，學習質疑資訊，建立獨立審視世界的能力，正是「覺」的開端。

（二）內省與情緒教育對應古典的「正心誠意」與「觀照自心」，幫助學生察覺自身情緒，提升抗壓性與自我調節能力。

（三）素養導向學習對應古典的「知行合一」與「解行並重」，讓學生在解決生活實際問題中，自覺發現知識的價值與意義。

（四）社會實踐教育對應古典的「覺他」與「推己及人」，透過志工服務或 SDGs 專案，引導學生覺察人與環境、社會的共生關係。

（五）自主學習對應古典的「自覺」與「修身」，強調學生為自己的學習負責，從他律走向自律。

這證明曉雲法師的「覺之教育」與當代教育思潮高度契合，它所揭示的：從被動到主動、從外在灌輸到內在覺醒、從知識積累到生命成長，正是現代教育改革的核心方向。

四、朱熹理學在華梵大學的三種作用模式與五個實踐面向

綜合前文所述，朱熹理學在華梵大學辦學理念中的作用，可歸納為三種層層遞進的模式：

第一，作為「儒佛會通」的象徵資源。朱熹代表儒家傳統的集大成者，其學說被納入校名「華梵」所承載的儒佛並重立場，以及校訓「德智能仁」以「仁」為眾德統攝的價值宣言之中。

第二，作為教學課程中的經典命題。朱熹的「理氣論」、「心性論」、「格物致知」說等具體學說，被系統性地納入東研所的課程大綱與入學考試，成為學生必須學習與掌握的知識內容。

第三，作為學術對話的研究對象。朱熹不再只是被傳授的經典，而是被視為可以與曉雲法師思想、天台止觀、現代教育問題等進行比較與對話的研究課題。

三種模式層層遞進，從象徵到制度再到學術，共同構成了朱熹理學在華梵大學的完整呈現。

本研究進一步發現，朱熹理學在華梵辦學理念中的實踐，具體表現在以下五個面向：

第一，在校訓「德智能仁」中，朱熹「仁包四德」之說成為其精神底蘊。華梵校訓以「仁」為最終歸趨，與朱熹「仁為眾德之總」的論述在結構上高度一致。

第二，在教育理念上，「格物致知」與「覺之教育」形成結構性對話。朱熹主張由外而內、即物窮理的認知工夫；曉雲法師強調由內而外、反觀內明的覺性顯發。二者路徑不同，但皆以人格完善為終極目標。

第三，在課程設計上，朱熹的「理氣心性」與「格致論」被納入東研所的核心課程與入學考試。這證明朱熹思想在華梵大學不僅是文化修辭，而是具體落實為教學內容與考核標準。

第四，在學術研究上，曉雲法師親自指導〈朱子理學與佛學之探討〉博士論

文，華梵持續舉辦朱子學相關學術會議。這說明華梵大學不僅是朱熹思想的接收者，更成為朱子學研究的參與者與貢獻者。

第五，在儒佛會通的歷史脈絡中，朱熹理學為華梵提供了連結儒家傳統與佛教智慧的理論橋梁。其「理一分殊」受華嚴「理事圓融」啟發，「心統性情」與《大乘起信論》「一心開二門」亦有結構性相似，使華梵能夠自然地將儒家修養工夫與佛教覺悟智慧融為一體。

五、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存在若干限制：文獻材料以公開資料為主，部分內部文獻未能取得；歸因問題上，部分關聯可能僅是結構呼應而非直接影響；比較視角上，未對朱子學與陽明學的相對比重進行比較。

未來研究方向包括：曉雲法師與現代新儒學的關係研究、華梵大學儒佛課程的量化與質性混合研究、以及跨校比較研究。

六、總結

回到本研究的核心問題：朱熹理學在華梵大學辦學理念中，究竟處於何種位置、發揮何種作用？

答案是：朱熹理學並非華梵大學的邊緣裝飾，也不是其核心旗幟，而是作為儒佛會通思想傳統中的一支穩定力量，以「象徵資源、經典命題、研究對象」三種模式，融入大學的教育理念與日常運作之中。它既反映了創辦人曉雲法師深厚的儒學修養與開闊的思想格局，也體現了華梵大學作為一所佛教創辦的大學，在現代臺灣社會中，對儒家傳統的持續繼承與批判性對話。

而「覺之教育」的核心「覺」，是儒家道德自覺與佛家生命覺悟的會通。現代教育中的批判性思考、情緒教育、素養導向學習、社會實踐與自主學習，正是古典「覺」的智慧在當代的具體轉化。

從這個意義上說，朱熹走進了華梵大學，曉雲法師的「覺之教育」走進了當代教育的實踐場域——他們並非作為被膜拜的祖師，而是作為被討論、被比較、被轉化的對話者。而這，或許正是儒佛會通在當代教育中，最具生命力的姿態。

參考文獻

- [宋] 朱熹、呂祖謙[編]，2010，**近思錄**，上海古籍出版社。
- [宋] 朱熹[集註]，1983，**四書章句集注**（鍾哲點校），中華書局。
- [宋] 黎靖德[編]，1986，**朱子語類**（王星賢點校），中華書局。
- 馬遜，2003，**覺教揚帆**，遠流出版公司。
- 高柏園，2005，曉雲導師與覺之教育，**曉雲導師思想與華梵大學辦學理念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
- 陳秀慧，2005，論曉雲法師佛教教育理論與實踐，**華梵人文學報**，4，189-231。
- 陳秀慧，2006，**曉雲法師：教育情懷與志業**，萬卷樓圖書。
- 華梵大學，〈認識華梵〉，檢索日期：2026年5月26日。
https://wwwold.hfu.edu.tw/hfu_intro.php?link=hfu_intro.html。
- 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關於本所〉，檢索日期：2026年5月26日。
<https://ohn.hfu.edu.tw/>。
- 熊琬，1985，**朱子理學與佛學之探討**，文津出版社。
- 熊琬，1983，**朱子理學與佛學之探討**，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學位論文。
- 臺灣佛教數位博物館，〈曉雲法師〉，檢索日期：2026年5月26日。
<https://buddhism.lib.ntu.edu.tw/museum/formosa/people/2-xiao-yun.html>。
- 劉晏均，2025，**華梵大學創辦人：曉雲導師與修慈法師的上善因緣**，文史哲出版社。
- 盧升法，1994，**佛學與現代新儒家**，遼寧大學出版社。
- 賴永海，2002，**儒學與中國佛學**，江蘇人民出版社。
- 釋曉雲，1998，**覺之教育**，原泉出版社。

The Position and Role of Zhu Xi's Neo-Confucianism in th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of Huafan Univers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enerable Master Hiu Wan's "Confucian-Buddhist Syncretism"

Yen-chun Liu *

Abstract

Huaan University, Taiwan's first Buddhist-founded university, embodies founder Venerable Master Hiu Wan's vision of "Confucian-Buddhist Syncretism" in its "Education of Enlightenment" philosophy. However, existing scholarship has largely focused on its Buddhist (particularly Tiantai) roots, with little exploration of Confucianism's role especially whether and how Zhu Xi's Neo-Confucianism has been integrated into a modern Buddhist university's educational practice.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position and function of Zhu Xi's Neo-Confucianism within Huaan University'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Using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documentary analysis of Hiu Wan's writings, speeches, the founding proposal, and curriculum design, it examines how Zhu Xi's thought was transformed and implemented into the "Education of Enlightenment."

The findings are threefold. First, Hiu Wan explicitly incorporated Zhu Xi's Neo-Confucianism into a comparative framework with Buddhism, treating it as a dialogue partner for Buddhist mind-nature doctrine. Second, the university's motto "Virtue, Wisdom, Ability, Humanity"—and the "Education of Enlightenment" implicitly reflect Zhu Xi's "investigation of things and extension of knowledge" and "learning of virtue formation." Third,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ern Humanities and Thought's curriculum and entrance examinations list Zhu Xi's concepts as canonical Confucian topics, confirming his substantive pedagogical status.

Thus, Zhu Xi's Neo-Confucianism is a stable, identifiable intellectual thread within Huaan University's Confucian-Buddhist educational vision. This study is the first to reveal Zhu Xi's specific role in Huaan University's founding philosophy, compensating for previous research's excessive Buddhist focus and providing a concrete case study of Confucian-Buddhist interaction in Buddhist-run higher education in Taiwan.

Keywords: Zhu Xi, Huaan University, Venerable Master Hiu Wan, Confucian-Buddhist Syncretism, Education of Enlightenment

* Ph.D., Graduate Institute of Oriental Humanities, Huaan University

The paper was published under two double-blind reviews. Received: May 28, 2026. Accepted: June 15, 2026.